

野史奇书

鬼谷子

张建国
注译

外事 商贸 公关领域的《孙子兵法》
最早研究权与谋较量术的传世经典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被基辛格大师施本格勒盛赞

要點内容

鬼谷子

张建国 注译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陕新登字012号

鬼谷子

两年前，几位志趣相投、血气方刚的朋友，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点实事，拟编一套雅俗共赏、老少皆宜的丛书——《道教要籍普及文库》，笔者所著的《鬼谷子译注》即发轫于此。虽然后来丛书的出版计划是泡汤了，但历经两度寒暑，总算有了这么一点结果，奉献在读者面前。

笔者以为，《鬼谷子》其人其书虽真虽伪，对一般人并不十分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该书确实是古代先哲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。作为炎黄子孙，我们有责任对它进行发掘整理，批判地继承其民主性精华，使之古为今用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事业，这便是在下斗胆试笔并乐此不疲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鬼谷子

张建国注译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

(西安长安路32号邮政编码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铁路分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60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

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·印数：1—10,000

ISBN 7—5418—0340—5/k·64 译注者

定价：3.80元

1991年8月1日

于华中理工大学

内容提要

鬼谷子

鬼谷子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、古代游说理论的创始人，困隐居鬼谷这个地方而得名。他长于持身养性，精于心理揣摩，深明刚柔之势，透晓捭阖之术。据传，纵横家苏秦、张仪曾得他的真传；兵法家孙臆、庞涓也出自他这一师门。

本书《鬼谷子》当属鬼谷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全书三卷十七篇，其中两篇佚亡无考。其立论高深幽玄，文字奇古精妙，风格颇似老庄，内容环绕权与谋的较量展开，强调用智慧对抗愚昧，主张施机巧与诡诈于当世，故遭历代封建统治者所贬抑而为众多智士竞相研读，基辛格的老师施本格勒也对它盛赞不已。它的现实价值在于是一部外事、商贸、公关领域里的《孙子兵法》，一部名符其实的旷世奇书。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一部外事、商贸、公关领域里的《孙子兵法》	盛瑞裕(1)
(代前言)	盛瑞裕(1)
鬼谷子释注	
鬼谷子卷上	
捭阖第一	(1)
反应第二	(15)
内捷第三	(27)
抵巇第四	(38)
鬼谷子卷中	
飞箝第五	(46)
忤合第六	(54)
揣摩第七	(61)
摩篇第八	(69)
权篇第九	(78)
谋篇第十	(90)
决篇第十一	(104)
符言第十二	(109)
鬼谷子卷下	
本经阴符七篇	

动也；闔，闭藏也。凡与人之道，或拨动之，令有言亦其同也；或闭藏之，令自言其异也。”

② 粵：句首语气词。“粵若稽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若，顺；稽，考也。圣人在天地间，观人设教，必顺考古道而为之。”

③ 众生：平民百姓。先：先知先觉。“为众生之先”句，陶注曰：“首出万物以前人，用先知觉后知，用先觉觉后觉，故为众先。”

④ 阴阳：原指创造世上万事万物相反相成的二气。后引入哲学范畴，指在矛盾运动中的万事万物，以阴阳的交错变化来说明它们的产生、发展及其毁灭。“观阴阳”句，陶注曰：“阳开以生物，阴闔以成物。生存既著，须立名以命之也。”

⑤ 门户：原指房屋出入之处，后引申为做事情的方法、关键。“知存亡”句，陶注曰：“不忘亡者存，有其存者亡，能知吉凶之先见者，其惟知机乎！故曰：‘知存亡之门户’也。”

⑥ 筹策：筹，谋划，计划；策，计谋，计策。万类：即万物。朕（zhè 阵）：通“朕”，预兆，迹象。“筹策”句，陶注曰：“万类终始人心之理，变化朕迹莫不朗然玄悟，而无幽不测，故能筹策达见焉。”

⑦ 陶注曰：“司，主守也。门户，即上存亡之门户也。圣人即达物理终始，知存亡之门户，能守而司之，令其背亡而趣存也。”

⑧ 陶注曰：“莫不背亡而趣存，故曰：‘其道一也’。”

【释主】：思意始“合”，(合) 闔；思意始“开”，(开) 闢。

【原文】：“(曰至闔) 林闔不闔”曰至《干谷庚》。案至闔器

变化无穷,各有所归^①。或阴或阳,或柔或刚,或开或闭,或弛或张^②。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,审察其所先后^③,度权量能,校其伎巧短长^④。

夫贤、不肖,智、愚,勇、怯,仁、义,有差。乃可裨,乃可阖;乃可进,乃可退;乃可贱,乃可贵;无为以牧之^⑤。

【译释】

世上万事万物,虽然是变幻无穷的,但它们最终都会有自己的归属。有时属于阴气,有时属于阳气;有时属于柔弱,有时属于刚强;有时属于开放,有时属于闭合;有时属于松弛,有时属于紧张。所以,圣人总是牢牢地把握住各种事件吉凶存亡的关键,明辨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先后次序,并以此来衡量他人的权谋和才干,然后取其所长,补其所短,因才而用。

有的人贤惠,有的人不肖;有的人聪明,有的人愚笨;有的人勇敢,有的人懦弱;有的人仁厚,有的人义气。总之,人们各自的人品都是有差异的。

人品既然有如此不同,用人者就应当因才而用。其中贤者可以“开启”的方式加以提拔,不肖者可以“闭藏”的方式加以辞退;智者就当进用,愚者应当辞退;贤者、智者应当提拔,从而使他们感到高贵;不肖者、愚者就应当废退,从而使他们感到卑贱。总之,用人者应当顺应人的天性,根据自己的需要,因才而用,使他们各得其所。

【注解】

①归，归属，属于。“变化”句，陶注曰：“其道虽一。行之不同，故曰：‘变化无穷’。然有条而不紊，故曰：‘各有所归’也。”

②或驰或张：驰张，《韩非子·解老》曰：“万物必有盛衰，万事必有弛张。”阴阳、柔刚、开闭、弛张，陶注曰：“此二者法象各异，施教不同。”

③陶注曰：“政教虽殊，至于守司门户则一，故审察其所宜前者先行，所宜后者后行之也。”

④伎巧：即技巧，技艺。“度权”句，陶注曰：“权，谓权谋；能，谓才能伎巧，谓百工之役。言圣人之用人，必量度其谋能之优劣，校考其伎巧之长短，然后因材而用。”

⑤夫：句首语气词。差：差别，相差。俞樾《诸子平议补录》卷十三曰：“‘仁义’二字与贤、不肖，智、愚，勇、怯不一律，盖衍文也。”无为：道家的哲学思想，即顺应自然变化的意思。牧：原意为放养牲畜，后引申为统治阶级治民之术，此处的“牧”当为引申义。“夫贤、不肖”句，陶注曰“言贤、不肖，智、愚，勇、怯，材性不同，各有差品。贤者，可裨而同之；不肖者，可阖而异之。智之与勇，可进而贵之；愚之与怯，可退而贱之。贤愚各当其分，股肱尽其力，但恭己无为牧之而已矣。”

【原文】

审定有无，以其实虚；随其嗜欲，以见其志意^①。微排其所言，而裨反之，以求其实，贵得其指。阖而裨之，以求其利^②。或开而示之，或阖而闭之。开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；阖而闭之者，异其诚也^③。审明其计谋，以原其同异^④。离

合有守，先从其志^⑤。

【译释】

用人之道，贵在能考察其有无才干，品行是否笃实。我们可以从他平时流露出来的嗜好和欲望，来观察他的志向和意念。

在与他人交谈过程中，有时，我们可以先略微贬抑一下对方所说的话，从而诱使他们反驳自己的言论，以便考察他的实情，明瞭他的真正意图。实情既得，我们在冷静观察以后，又可以再贬抑一下对方的言论，以便从中获取好处。有时，我们可以敞开思想与对方畅所欲言，有时，我们又需要隐瞒真心而专听对方侃侃而谈。前者，是为了让对方产生信任而言无不尽；后者，是因为有所防范而考察对方的诚意。

别人提出来的计谋，有的是可行的，有的则是不可行的。我们必须细心审察他的计谋的可行性，以便明辨彼此的异同。计谋会有异有同，但我们必须掌握自己的牧民原则，同时，也要顺从他人的意愿而去加以考察。

【注解】

①实虚：真实和虚假。以其实虚：据陶宗仪《说郭》曰：“以言知其实虚。”嗜欲：嗜好和欲望。“审定有无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言任贤之道，必审定其材术之有无，性行之虚实，然后随其嗜欲而任之，以见其志意之真伪也。”

②微：稍微。排：排斥贬抑。贵：珍贵、宝贵。指：意同宗旨。“微排”句，陶注曰：“凡言事者，则微排抑其所言，拨动而反难之，以求其实情。实情既得，又自闭藏而拨动

之，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。”

③诚：真心，不虚伪。“或开而”句，陶注曰：“开而同之，所以尽其情；阖而异之，所以知其诚也。”

④原：追根寻源。“可与不可”句，陶注曰：“凡有所言，有可向有不可，必明审其计谋，以原其同异。”

⑤陶注曰：“计谋虽离合不同，但能有所执守，则先从其志以不尽之，以知成败之归也。”

【原文】 即欲捭之贵周，即欲阖之贵密。周密之贵微，而与道相追^①。捭之者，料其情也；阖之者，结其诚也^②。皆见其权衡轻重，乃为之度数，圣人因而为之虑^③。其不中权衡度数，圣人因而自为之虑^④。

【译释】

假如我们要反驳别人的论点，则贵在证据确凿、周全。假如我们要隐藏自己的观点，则贵在藏而不露。这两点都贵在微妙运用，并且符合用人的规律。

我们反驳他人，是为了估量对方的实情；我们隐藏自己的观点，诱导对方说话，是为了争取他人的合作。经过以上步骤的反复权衡，我们就摸清对方的斤两。于是，作为辅佐君王的圣人便为他出谋划策。如果其人不具备为君条件，圣人当然要离异而去，好自为之。

【注解】

①与道相追：合乎道之理，此处指符合用人规律。“即欲捭

之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言拨动之，贵其周编（遍）；闭藏之，贵其隐密。而此二者，皆须微妙合于道之理，然后为得也。”

②料：估计，料想。结：缔结、结交。“捭之者”句，陶注曰：“料而简择，结谓系束。情有真伪，故须简择；诚或无终，故须系束也。”

③权衡：衡量，比较。度数：原指重量与长度的数值，此处指为君的规则。“皆见”句，陶注曰：“权衡即陈，轻重自简分，然后为之度数，以制其轻重。轻重因得所，而为设谋虑，使之道行也。”

④陶注曰：“谓轻重不合于斤两，长短不充于度数，便为废物。何所施哉？圣人因是自为谋虑，更求其反也。”

【原文】故捭者，或捭而出之，或捭而纳之^①；阖者，或阖而取之，或阖而去之^②。捭阖者，天地之道^③。捭阖者，以变动阴阳，四时开闭，以化万物。纵横^④反出，反覆反忤，必由此矣^⑤。

【译释】所以，同样是“开启”（捭），有的人需要用“开启”的方式去废退，有的人则需要用“开启”的方式去接纳。同样是“闭藏”（阖），有的人需要用“闭藏”的方式去争取，有的人则需要用“闭藏”的方式去辞退。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，这本来是天地自然运行的道理。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使阴阳变动，四季转换，万物化生。天下事物纵横交错，一切都离不开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的作用。

青之之難陶(蓋所難與貴如李族對言)曰至陶(曰)之

【注解】

①陶注曰：“谓中权衡者，出而用之；其不中者，纳而藏之也。”

②去：除掉、废退。“阖者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诚者，阖而取之；不诚者，阖而去之。”

③陶注曰：“阖户，谓之坤；闢户，谓之乾。故谓天地之道。”

④四时开闭：春夏张开，秋冬阖闭。“捭阖者……纵横”，陶注曰：“阴阳变动，四时开闭，皆捭之道也。纵横，谓废起也。万物或开以起之，或阖而废之。”

按：台湾萧登福先生著《鬼谷子研究》（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73年10月版）注曰（以下简称“萧注曰”）“陶宏景在‘纵横’下断句，将‘纵横’二字属上读，今以‘以化万物纵横’一句不词，故将‘纵横’二字移于下句，与‘反出’连读。又，俞樾《诸子平议补录》卷十三云：‘樾谨案：‘反出由反忤’四字，衍文也。此文当读至‘万物’绝句。‘四时开闭，以化万物，纵横反覆，必由此矣’，其文甚明。写者衍‘反出反忤’四字，陶氏遂于‘横’字绝句。反出、反覆、反忤并列为三义，虽曲为之说，不可通矣。’”译文从俞说，删此四字。

⑤反覆：覆同复，或离异或复归。忤(wǔ午)：抵触，违反。“反出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言捭阖之道，或反之，令出于彼；或反之，覆来于此；或反之于彼，忤之于此。皆从捭阖而生，故曰‘必由此’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捭闔者，道之大化，说之变也。必豫审其变化^①。口者，心之门户也；心者，神之主也^②。志意、喜欲、思虑、智谋，此皆由门户出入^③。故关之捭闔，制之以出入。捭之者，开也，言也，阳也；闔之者，闭也，默也，阴也^④，阴阳其和，终始其义^⑤。

【译释】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的灵活运用，能使大道流行天下，使说词变化多端。而做到这点，游说之士必须事先小心谨慎地审查对方的面部及言谈变化。

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的灵活运用，能使大道流行天下，使说词变化多端。而做到这点，游说之士必须事先小心谨慎地审查对方的面部及言谈变化。

口是心的门户，心是精神的主宰。一个人心中的意志、喜欲、思虑、智谋等等，都是需要籍“口”来表达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用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，用“出”与“入”来控制 and 调整自己的言谈举止。我们所说的“捭之”就是开启、言谈、阳气；而所说的“闔之”，就是闭藏、缄默、阴气。阴、阳必须相互调和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才会有节度，事情的开始和结束才能恰到好处。

【注解】“必豫审其变化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言事无开闔，则大道不化，言说无变。故开闭者，所以化大道，变言说。事虽大，莫不成之于变化，故必豫之，吉凶系焉。”

①化：教化。“捭闔者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言事无开闔，则大道不化，言说无变。故开闭者，所以化大道，变言说。事虽大，莫不成之于变化，故必豫之，吉凶系焉。”

按：萧注据他本，在“必豫审其变化”一句后加有“吉凶大命系焉”，并附有陶注曰：“天命（‘天’当为‘大’之误），谓圣人禀天命王天下，然此亦因变化而起，故曰：‘吉凶大命系焉。’”今观道藏本陶注曰：“吉凶系焉”一句上无着

口落，萧著疑为此段“误脱”当是。

②陶注曰：“心因口宣，故‘口者，心之门户也’；神为心用，故‘心者，神之主也’。”

③陶注曰：“凡此八者，皆往来于口中，故曰：‘由门户出入也。’”

④陶注曰：“言八者若无开闭，事或不节；故关之以捭阖者，所以制其出入。开言于外，故曰：‘阳也’；闭情于内，故曰：‘阴也’。”

按：萧注据他本，“故关之”后加有“以”字，疑为此字“误脱”，从上下文意观之，当是。

⑤终始其义：指开闭有节，阴阳中和。“阴阳”句，陶注曰：“开闭有节，故阴阳和；先后合宜，故终始义。”义：宜。

【原文】故言长生、安乐、富贵、尊荣、显名、爱好、财利、得意、喜欲，为“阳”，曰“始”^①；故言死、忧患、贫贱、苦辱、弃损、亡利、失意、有害、刑戮、诛罚，为“阴”，曰“终”^②。

诸言法阳之类者，皆曰“始”，言善以始其事；诸言法阴之类者，皆曰“终”，言恶以终为谋^③。

【译释】所以说，长生、安乐、富贵、尊荣、显名、爱好、财利、得意、喜欲等，都属于“阳气”，叫做“始”；而死亡、忧患、贫贱、苦辱、弃损、亡利、失意、有害、刑戮、诛罚等，都属于“阴气”，叫做“终”。

凡是那些能遵循“阳”道进行游说的谋士，我们都称为“始”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谈论“善”来作为游说的开始；而凡是那些能依照“阴”道进行游说的谋士，我们都称为“终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以谈论“恶”来作为谋略的结束。

【注解】

①陶注曰：“凡此皆欲人之生，故曰‘始’，曰‘阳’。”

②陶注曰：“凡此皆欲人之死，故曰‘阴’，曰‘终’。”

按：萧注曰：“道藏本‘死’下无‘亡’字，当是漏脱。”

③陶注曰：“谓言说者，有于阴言之，有于阳言之，听者宜知其然。”按：“言恶以终为谋”句，萧著据他本，“为”为“其”，从上下文观之，当是。

【原文】

捭阖之道，以阴阳试之^①。故与阳言者，依崇高；与阴言者，依卑小^②。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^③。由此言之，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言可^④。可以说人，可以说家，可以说国，可以说天下^⑤。

【文照】

【译释】

“开启”与“闭藏”的道理，必须配合着“阴”“阳”二气来试行。所以跟那些阳气十足的人谈话时，我们就要用崇高的事例来打动他；而同那些阴气充塞的人谈话时，我们就要用卑小的事例来说服他。用细微的来说服地位低下的，用崇高的来打动地位高贵的。由此看来，我们便可以随心所欲，为我所需，欲言则言，欲止则止，天下万事，没有什么不可以

谈论的。可以用来说服平民百姓，也可以用来说服朝中将相，还可以用来说服诸侯国王，甚至可以用来说服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帝王。

【注解】

- ①试：试用，试行。“捭阖之道”句，陶注曰：“谓或拨动之，或闭藏之，以阴阳之言试之，则其情慕可知。”
- ②陶注曰：“谓与情阳者言，高以引之；与情阴者言，卑以引之。”
- ③陶注曰：“阴言卑小，故曰‘以下求小’；阳言崇高，故曰‘以高求大’。”
- ④陶注曰：“阴阳之理尽，小大之情得，故出入皆可，何所不可乎？”

按：“无所不言可”句，萧注据他本认为“言”当误衍，从全文意观之当是。

- ⑤家：古代大夫的家族，此处指卿大夫，即将相。“可以说人”句，陶注曰：“无所不可，故所说皆可。”

【原文】

为小无内，为大无外^①。益损，去就，倍反，皆以阴阳御其事^②。阳动而行，阴止而藏；阳动而出，阴随而入。阳还终始，阴极反阳^③。以阳动者，德相生也；以阴静者，形相成也。以阳求阴，苞以德也；以阴结阳，施以力也^④。阴阳相求，由捭阖也^⑤。此天地阴阳之道，而说人之法也^⑥。为万事之先，是谓圆方之门户^⑦。